

原來，那就是愛—愛之於我

當早晨的陽光跌跌撞撞的衝進屋，鬧鐘鈴鈴的吵鬧聲才互相推擠著音符們跑進每個沉睡大門，但是卻有一個小女孩孤單地站在玄關，緊皺眉頭看音符們蹦蹦跳跳地跑開。小女孩的耳朵鑲著一道打不開的門，縱使過了無數個四季流轉依舊緊閉，封藏著同樣美麗的春天。

拉開我一天序幕的不是鬧鐘清脆的響聲，而是輕搖我肩膀的那雙手，伴隨著刻意靠近耳廓、放大聲音的叫喚。當我坐起身來快速地轉開除濕盒，把助聽器塞進門縫，壓下開關後熟悉的聲音響起。夜晚的沉寂被熱鬧的清晨驅走，黎明的一群小音符們才被偷懶的園丁捉進院子前。

助聽器是我在耳朵安裝的小型黑洞，在漆黑浩瀚無垠的人體宇宙中，聲音抵抗不了龐大的吸引力、高速旋轉，來不及逃逸、一瞬間被吸入耳膜。真空宇宙捉不住的飛毛腿音符，逃出綿密的萬有引力網，硬生生鑽出我的耳朵，四處亂竄，變成幾個模糊不清的字在我耳中迴盪。

壓下開關後，聽見嘟拉—嘟拉—兩聲。我閉上雙眼，潮濕的風從窗外拂進來，感受世界從空洞的沉默一瞬間變成熱鬧明亮，這是我一天中魔幻時刻。這種感覺很難言喻，對於我來說，是席慕蓉在一棵開花樹中，癡情少女為了遇見所愛，在佛前寄託了五百年的盼望，才換得的美麗邂逅。

海倫凱勒曾在「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文中提到：有許多擁有正常視力聽力的人，反而無法發現生活中小細節的美，無法體會瞬息萬變世界的美好，正因為這一切早已融入繁雜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摻雜著再平凡不過的時光裡，偷偷摸摸的被掩蓋在時間緩慢行進的腳步，才讓他們難以察覺是如此的珍貴。

開花的樹錯過了他所愛的人，而我也錯過了正常的聽力，我在年紀尚幼時也曾想過自己為什麼不能做一個「普通」的小孩。如果人群是那數以千萬的繁星點綴，我多希望能化作那最黯淡的小光點埋入整個夜空，隱藏在群眾之後，或許自己就能變成一個最平凡的人。家人的鼓勵及支持並沒有帶著我走出人生迷宮，我雙手緊抓著地圖，卻怎麼拐彎也找不到出口，我還是每天抬頭仰望天空，埋怨命運對我不公。

逃避現實並沒有讓我撥開纏在自己身上厚厚的繭，儘管我一頭鑽進書籍的世界，陶醉在書籍和圖畫堆疊的日子，持續做著自以為是的「天才夢」，刻意無視別人對我的看法，以書本為一座牆，把自己跟世界區隔，好讓自己能欺騙自己繼續活在小圈圈裡。

我越是想擁有自我就越是封閉，別人看我、討論我的眼光及話語都被我當作是想攻下城堡的砲彈，即使沒有任何惡意，當砲彈槍把日益增加，產生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我親手築的高牆搖搖欲墜。我眼睜睜的看著城牆就要倒向我，我幾乎聽見內心的無助卻無能為力，我張開嘴想慘叫，卻發現聲音噎在喉嚨裡，只剩下咿咿呀呀的破碎音節再回音中顫動。

陰暗的城堡裡沒有窗，我縮在佈滿陰霾的角落，顧著埋怨世界拋棄了我，手

中攪拌的泥土停不下來，牆砌的越來越高，抬頭看不到盡頭，泥土攪拌著我的焦慮不安，想突破重圍又不想失去保護我不受傷害的堡壘，我在矛盾的世界裡掙扎，在黑暗的世界裡摸索著出口，牆外世界喧囂，牆裡世界無聲。

咚咚咚咚，牆內泥土灑落，光微微透過縫口，映在地上成一個個小小圓圈，圈外我悄悄的走進圈裡，第一次體會沐浴光中的感動。

大概是為了補足我失去聽力的空缺，我能在書海裡找到另一種優遊自得的快樂。那種萬籟俱寂的空洞或許不是多少人能懂，但我覺得音符有力量能化作歌聲，感動寂寞的人群，文字肯定也能夠鑽透靈魂的障壁，融化每顆遙遠的心，在浴火中重生。

那不是我看過的第一本書，但僅僅裡頭一個章節短短一句話就讓我內心震動，簡簡單單卻讓我感動不已。乙武洋匡的「五體不滿足」，裡面寫到他小學自我介紹時，把「特徵：沒有手腳」，改成「特長：沒有手腳」。因為他認為「特徵」只是代表不同，「特長」卻代表這是「特別優秀的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耳朵後掛著助聽器，可以是我獨一無二的「特長」，我清楚的記得，那一天，我在我的塗鴉本裡用蠟筆在自畫像上，畫了大大的助聽器，配上自己發自內心的笑容。我看見城堡的牆一點點的瓦解，數個小光圈擴成一室光明，和煦的陽光照進了這個長滿青苔的小空間，也照進了我孤寂的心中，把陰暗一片點亮，此時無聲勝有聲。

莎士比亞曾說：黑夜不論怎麼漫長，白晝總會到來。上天奪走我的聽力，卻也讓我看見不同的世界，我慢慢地走出我封閉我自己的堡壘，儘管道路崎嶇，小碎石布滿泥地，異樣眼光對著我，閒言閒語指向我，我依舊反覆踩踏，把雜草踩成平地，期待能在路上遇見更美麗的風景。

人生之於現在的我，是一場沒有中場休息的捉迷藏，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裡的「鬼」，負責積極地踏出步伐，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才能找到藏在各個角落的人，才能擁有各式各樣的邂逅，才能把自己和陌生人間的線拉開變成朋友。或許有幾個人你根本不用費盡心思去找，你還沒轉身，對方就毫不猶豫地朝你走來，你以為他不重要，但回頭沒有看到他心裡又覺得恐慌。

有句英語諺語說的好：魔鬼藏在細節裡，越是珍貴的東西越是平凡，細碎的藏在生活裡，躲著逃著就是不讓你發現。

不管是每個早晨聲聲殷切的叫喚，在餐桌上擺好的早餐，或是事先幫我放在書包旁的薄外套，這對我來說不過是瑣碎又繁雜的普通日常罷了，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時年幼無知的我並不明白那雙手靜靜陪伴在我身旁當了我多少年的「鬧鐘」抑或是替我承載了多少的煎熬呢？並不是打從一出生起就雇用了天天偷懶的園丁，一場高燒過後如突奇來的緊閉了的不僅僅是我發出咿咿啊啊的說話聲的嘴、更是我原先不分日夜敞開著的大門。

我不曉得園丁總是躺在四季如春的花園中不工作的理由是什麼，但是打從園丁天天偷懶並露出囂張愉快的笑容那一刻起，我就失去了臉上的微微揚起的弧度。

多少個白天黑夜，多少個日出日落是兩隻不離不棄的手帶著我駛過每條陌生的大街小巷，我的童年裡少不了在車上伴著引擎聲入眠的日子，跑遍全台灣，只為了替我找尋能說話的方法。

美人魚的家人，游遍無邊際的大海，為了替即將變成泡沫的她找回聲音、找回生命，不惜用一頭美麗秀髮向邪惡巫婆交換解藥。

最初艱難吐出的幾個破碎音節，究竟是多少個深夜裡流淌的淚中換得的？

我是一顆缺了角的小圓，總是只惦記著自己曾是一個完整的圓，拼命的翻山越嶺也想找到自己缺失的那一角，只是盲目地往前跑，卻忘了身後陪伴著自己的家人。但是當我陷入了黑暗的深井中抬起頭，依舊能看見朝著我伸出的大手，那些之於我，又何嘗不是萬籟俱寂的絕望深淵中，奇蹟似擦出的火花？

愛是一件大大的事，愛是一種無私的包容付出，愛是就算歷經困難也奮不顧身為彼此付出的關懷，愛是仲夏那蟬兒始終不離不棄對著大樹高歌的溫情。

愛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愛是一盞剛泡好的茶飄香餘韻猶存，愛是一句句關切的問候和眼神交換心情，愛是夜裡天氣微涼小心翼翼蓋上棉被。

愛的重量對於才剛成年的我來說，是讀遍群書也參不透的謎題，我早已習慣自己無窮無盡的困惑在書中世界一一得到解答，但在我尚懵懂無知的日子裡，曾讀過許許多多有關愛的文章，卻依舊只能讓我對這份情感下模糊的定義，那是我讀遍群書也堆疊不出的重量。我的青春歲月裡是這個浪漫字眼下的註腳，而伏筆就藏在序章裡，等我經歷成長後她悄悄補上內文。

老人與海小中提到：當老人發覺她已經釣到一條大魚的時候，就把許多釣小魚的魚絲都斬斷了。他想：「這時我只能想一樁事，我即為此事而生。」而我認定，那條大魚就是上天早就準備好要給我的缺陷，因為它相信我有力量能斬斷道路上的荊棘，它讓我在成長的路上遇到挫折，同時給我能支撐我的後路，讓我在疲憊時能有避風港。

我是一顆炙熱的行星，在漆黑的宇宙中圍繞著恆星轉動，家人是在身旁的衛星，默默為行星張開緊密的防護網，包圍著它走過無數個圓周，行星不斷反射太陽光，讓星體更加閃耀，就算不是最亮的一等星，依舊能點綴夜空、持續發光發熱，直到在黑暗的天空中劃下完美的弧度，帶給人們的願望升空。

人們雙手交扣緊密著雙眼，眉頭因殷切的盼望而緊皺著，抬起頭，看著窗外的流星滑過眼簾，點亮天空後無聲墜落。我不只想接收別人對我的關懷，我更想把愛傳出去，就算我只有黯淡的光芒，依舊能成為願望的化身，讓世界多一分溫情。